

如今在中国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红楼梦》，不信你找个人问问：“你读过哪些名著啊？”他会告诉你他读过《红楼梦》。你向中学生推荐《红楼梦》，他会告诉你：“我已经读过了。”中国人对于《红楼梦》就像英国人对于莎士比亚。英国人一般认为，没读过莎士比亚戏剧的不算英国人。莎士比亚的戏剧除了四大悲剧还有很多，他读的是全集还是其中的一部？抑或根本就还没读过，这就不太好说了，但他们都能够表现出他们读过莎士比亚，他们是英国人。莎士比亚是他们的文化标志，是他们的骄傲。中国人知道《红楼梦》的一定很多。至于曹雪芹也不太好说，知道《红楼梦》读过《红楼梦》就行了，为什么就一定要知道曹雪芹呢？身为英国人没读过莎士比亚是要被人鄙视的。中国人不知道曹雪芹没读过《红楼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是个中国人。尽管是这样，人们还是要读《红楼梦》演《红楼梦》妙解《红楼梦》揭秘《红楼梦》，还有《红楼梦》的作者人物眉目血缘之谜，呀——真是层出不穷！

# 嗨，我的《红楼梦》

□ 居桂珍

前些时，有这么一位女作家，说她十来岁的时候和她的表姐妹们模仿《红楼梦》里的人物结社吟诗猜谜行令了。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小学都毕业了对于《红楼梦》还一无所知。我十来岁那会儿就知道“《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既是反面教材我就不用读了，而且我也没见过这个反面教材。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只有一部厚厚的《敌后武工队》，我看了不少于十遍。我孤单的岁月里有那么多武工队员陪伴着也不算寂寞。其实我后来也不只一次地问过我自己，如果把《敌后武工队》换成《红楼梦》，也读它个十来遍，我的人生会有所不同吗？我会对花落泪，顾影自怜吗？我会装模作样，赋诗弄词吗？我初中毕业时，知道有个电影《红楼梦》，还有两句台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来迟了——”我读高中时，才知道《红楼梦》是本书，作者曹雪芹。电视剧《红楼梦》热播的时候我正在镇上开会，我听见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都是《红楼梦》。我家没有电视机，我在的那个村子没有一户人家有电视机。也是在开会期间我在一位远房的亲戚家看了一集《刘姥姥游大观园》，也没觉着有什么好看的。

邂逅《红楼梦》是在一个化学讲座上，我的那位化学老师不停地用《红楼梦》里的诗词甚至中药方来授课说事。说实在的，我一个学英语的学生，跑去听化学讲座是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化学这个科目让我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学化学让我有一种特别的享受。化学老师口吐莲花般的好词好句好典故让我如饮甘霖。以至于这个讲座结束后所有学生都离开了我还一个人坐在那个教室里对着一黑板的化学方程式回味了很久。

我稀里糊涂地去学英语，不是我要去学的，是我要去学的。我学英语的那个学校有个图书室，里面有那么多的书，我像个饥饿的孩子突然遇见了一堆食物。我哪管食物的好坏，抓过来先填饱肚子再说。我在英语课上各种小说，我的英语考试却经常能够获高分通过也得益于有许多书或者阅读教材在我读英文版之前就已经读过了中文译本。我在英语课上边看小说，我的那些老师不仅对我很宽容，课后还亲切地称我小书迷，我的乱七八糟的读书生涯可见一斑。

我读各种文学期刊古今小说，遇见什么读什么，对于《红楼梦》一点想法也没有。自从听了那个化学讲座之后，我对《红楼梦》就有了些神往。我后来知道那

位化学老师原是著名大学毕业，科学工作者。教化学是他不得已的事情，就像我学英语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后来告诉我，《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民族传统文

化的化石和标本。我的心被他对于《红楼梦》的那种热情那执着所打动，于是我开始寻找《红楼梦》。我那个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说学校是有一套《红楼梦》，但只能借给老师，不能借给学生。我只好去请班主任帮我借去，班主任爽快地答应了我。回头他来告诉我已经被别的老师借去了，要过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又已经借给了另一位老师。我就在同学呀朋友呀熟人当中借呀问呀！“你有《红楼梦》吗？”回答要么有，但已经借给了别人，要么没有。至于买一本《红楼梦》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预算或者计划中根本没有这一项开支。那时我没有书读时也常常去书店里蹭书读，可就是没能蹭到《红楼梦》。我没借到《红楼梦》，但人家愿意借给我《镜花缘》《侠隐记》《三国演义》，我读到了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南宮博的《武则天传》。逐渐地我只要有好书在读，对于《红楼梦》就不再那么迫切。这期间我又考了两个中文大专和一个中文本科的文凭，虽说我手中的那么多文凭（都是真货）既不能吃，又不能卖钱，但每一张文凭的获得都考到了《红楼梦》，我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爱情线索就有了些皮毛的了解。

《红楼梦》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顿美餐，我已经闻到了它的味儿，它迟早都得属于我，它就在那儿等我。我后来在一本《古典文学知识》期刊中看到许多名人对于《红楼梦》的评价，知道有个“红学会”，我所景仰的俞平伯老先生是“红学会”的创始人，他那么多的著述都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是在这个期刊上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红楼梦》不读过五遍的不算中国人”。我，惭愧呀！我连个《红楼梦》这本书是个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我怕人家笑话我，我也觉得对不起我所崇敬的那些先人们，我要读《红楼梦》。

我决定到书店去买《红楼梦》，我一定要读《红楼梦》！可是只要我进入书店，还没见着《红楼梦》呢，我就像那些个性杨花见好爱好的小女子，一站到那些名作名著前就走不动了。最后我会买些诸如卢梭的《忏悔录》什么人的《诗经选注》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之类的书回来，把《红楼梦》都给忘了。这样的错误我犯了三番五次。

某年发大水，不知什么地方捐来一批简易木板棚，我们学校就用这些木板棚给初三学生宿舍，我到学生宿舍去查卫生，看见木板棚的角落里几箱旧图书，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书亦是外地捐来的。我们学校没地儿放，就临时放在了女生宿舍里。我一眼瞅见里面躺着的《围城》和《琥珀》。要知道《围城》也是我久已心仪了的，《琥珀》据说是《飘》的姐妹篇，我立即蹲下身来把那些旧书都翻了个遍，里面竟然有一套《红楼梦》，分上、中、下三册，我那幸福啊！

我高高兴兴地捧着一摞书跑回家，我叔叔正在我家等我呢。由于发大水，他从上海回来看望我祖父，顺便给我带来了一套《红楼梦》，崭新的，墨香还在呢！

一个人要维持正常生命，必须从进口定时、定量地饮水、进食，经过食道、胃肠的工作，废水从尿道排出，食物的渣滓从肛门排出。肛门俗称屁眼。

# 没屁眼

□ 朱延庆

有的人办事，有时会有头无尾，江淮一带称这样的人为“没屁眼的”。这话很形象，就是说这类人做事情，有开头了，但没有结尾，就如同一个人，从嘴里饮水、进食，但结果没有什么货色从肛门排出了。

F就是这样的人。他平时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到哪儿去办事，自行车不上锁，被人偷走了四次。他的自行车钥匙与自家的大门、房门钥匙是连在一起的，自行车被偷，自家大门、房门钥匙也因此配了好几回。

有一次，局长派F到某企业处理一件事情，半路上他看到一家棋牌室门口拥了很多人，他是个棋迷，于是停下车，挤进去“观战”。他的棋艺在全市小有名气，不少人都认识他。原来这里是M社区象棋比赛的决赛场，裁判很礼貌地请他坐下。他连看了五局。天快黑了，决赛继续进行。F早将局长交办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了。

第二天早上，局长查点交代他办事的结果。他为人倒也诚恳，只好如实向局长汇报，并没有找借口或者什么托词说假话。局长笑了一下说：上午再去办，可不能再观战，再也不要被人称没

屁眼。F的母亲住在乡下老家，一年有几个月到市里来与儿孙同住。某日，母亲生病了，医院离他家不太远，他带着母亲准备走到医院诊治。走了一段路，F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在下棋，有的是他的棋友，同他打了招呼，他又去“观战”了。他将带母亲去医院看病的事丢在一旁了，母亲大脑有些萎缩，常常一人外出时，认不得回家的路。母亲仍旧一直往前走，F一直在看“楚汉相争”。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中午，下棋的人散了。这时F才想起带母亲看病的事，急忙向前跑，到了医院，院门外到处打听，都不见母亲的踪影，只好求助“110”了。最终在汽车站大厅找到了母亲，F热泪涌流，羞惭至极。

从此，F下决心做一个有“进口”、有“出口”的健全的人。

##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越剧是江南的，吴侬软语，缠绵婉转。独特的唱词与唱腔形成了越剧特有的风格气质。

# 越剧里的爱情

□ 濮颖

最早接触越剧，是王文娟与徐玉兰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一段“葬花”、“一段”哭林将我深深打动，从此我便走近了越剧。

越剧与其它戏剧一样，演绎的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过着夫唱妇随甜蜜的日子，然后在光阴里携手老去。然这一切却太过平和、无力，远远不及一波三折、命运多舛的爱情故事入戏。所以越剧中的爱情故事总是带着凄美，虽然最终也有花好月圆，个中的曲折艰辛却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越剧的经典剧目很多，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桃花扇》《西厢记》《孔雀东南飞》《春香传》等等。这里的女子无论英台、香君、莺莺、春香，个个都姿容出众，妙曼动人，只要爱，便爱得淋漓尽致，爱得义无反顾，爱得地动山摇，越剧里的爱情是那样华美隽永：“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西厢记》“琴心”，张君瑞遇见相府千金崔莺莺，从此白日里情思昏昏，黑夜中孤枕难眠。于是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弹奏一曲《凤求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琴声如泣如诉，传到西厢。莺莺听琴知音；“他曲未终，我情已通……感怀一曲断肠夜，知音千古从此同，尽在不言中。”台上如泣如诉，台下如痴如醉，爱情便在这美好的咏叹中回味无穷。

越剧里的爱情不仅仅在细腻优雅的唱词里，还在上下翻飞的水袖中，在或嗔或喜的眉间，反复进退，意味深长。我不知道现代人是否还相信爱情，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好像与我们渐行渐远，时代将爱情弄丢了，丢到一处荒凉却又现实的地方，现实又将爱情的灵魂吸走，剩下一具空洞麻木的外壳。不敢想，一个豪门千金爱上一个清贫的男子，抛弃丰厚的物质生活，心甘情愿地与心上人过男耕女织平凡的日子。不敢想，一个弱小的女子，为了自己的所爱，不惜舍弃自己如花的生命。

越剧中的女人做到了，越剧里的女人有丰富的个性，爱上了便不再迟疑，勇敢大胆热烈，任凭你封建礼教，都挡不住爱情的脚步。她们有办法，于是有了红娘。“叫张生藏在棋盘底下，我步行来你一步步爬，放大胆吞声休要害怕，跟随着小红娘便可见着她。”小红娘的大胆源于崔莺莺的炽热、张君瑞的痴情。舞台上，红娘碎步如莲，眼神如炬，水袖如云，张生在她的带领下在棋盘下仔细行走，挥汗如雨，又是那样心潮澎湃。两个人一前一后，一明一暗，一上一下，字字相扣，步步相随，此刻台下观众的心都跟着红娘在走，他们一样激动着、期盼着，期盼见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长相厮守，风月无边。

台下的观众轰然了，戏台上的爱情击中了他们。越剧里的爱情无处不在，剧中的女子一旦沉浸于爱情中便会像水一样融化在爱情里。要爱，便是深爱。哪怕爱错了，也绝不回头。

越剧中的男子大多是奶油小生，梁山伯是，张君瑞是，焦仲卿也是。即使《陆游与唐婉》里的陆游腰佩宝剑，也是一介书生。然这些书生虽然文弱，却是一个比一个痴情，一个比一个有才气。他们追求美好的爱情，不惜生死相随。他们天生是多情的，无论有多坚强，只要一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子马上沉陷下去，万劫不复。

越剧中的女人善于用眼神，她们的眼睛很美，不是凤眼便是杏眼，目光清澈如水。越剧中的女人善舞水袖，或收或绕，或抖或翻，若流水清泓。越剧中的女子唱腔袅娜雅致，一开口，便像一场杏花春雨，慢慢将观众的心浸淫濡湿。

越剧中的男女都是唯美的，真所谓才子佳人。越剧中的爱情也是唯美的：西厢听琴，血溅桃花，化蝶双飞，孔雀空啼，如一帘幽梦，美到不想醒来。“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这样的爱情在舞台上演绎，却在现实中走远，我们只能在舞台下追思。

喜欢越剧，其实是怀念爱情。

我的高中同学冯君是做建筑钢材生意的，近日应他的邀请，陪他到了趟山东高密，他供应钢材的建筑工程队将从山东诸城转战高密，要去察看一下

# 拜谒莫言旧居

□ 夏涛

市场行情。我一个业余作家到了山东高密，自然想到出自高密东北乡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先生的家乡去看一看，走一走。

沿着城市街道上的路标“莫言旧居”指示，出了高密城，往东北方向，新建成的一条通畅双向黑色公路，行车25公里，到达已经根据莫言小说改名的高密市东北乡（莫言主要作品的故事发生地，都叫高密东北乡），新镇区沿东西向的公路两侧建设，高楼高低错落绵延几公里。在集镇中心折转向南，跨过一条公路大桥，桥下是条宽阔却干涸的河谷，河谷黄土上长满高高的枯草，可见河流是时常干涸的。桥头就是网上查悉的莫言出生地，大栏乡平安庄村。村口有景点标志牌，旧村落坐落在大河南岸高高的圩堤下。景点经过几年的打造，颇有气象，大堤的河岸建有长达百米的木质亲水平台，大堤上铺有步行砖道，堤下有水泥道路进村。

莫言旧居就在大堤下的水泥路南侧，一幢五间土房，墙基用碎石垫平，砌了七层青砖，青砖上是黄土垒就，屋面盖的红瓦为主，黑白补充；很大的一座院落，院墙也是用黄土垒成的；在院子的西南角向西开了个屋架式的院门，院门南侧挂了一块锈红底色草绿色的“莫言旧居”门牌，大门敞开，免费进入。院内竖立了几块标牌，分别介绍了莫言主要作品、莫言简介及领取诺贝尔奖时的盛况大图、莫言创作年表。院子的东面碎砖石架着老土磨，东南角用芦帘围起露天茅厕。院内黄土十分板实。

旧居举手可及的屋檐下，大门朝南，门的东侧黄土墙上镶嵌一块刻上红字的“莫言旧居”大理石，靠近木格窗口，十分醒目。走进正门，两边是两个锅台，锅台旁有木风箱，既用于做饭又用于室内供暖。抬头仰望，屋子是有梁无椽，木梁间距很小，长年烟熏，屋面整个漆黑。隔墙都有开裂缝，五间房门相通。东一间有牌匾说明：原是爷爷奶奶居室，爷爷奶奶搬走后，莫言在此结

婚生子。有一张大床，不知是否是莫言的新婚床。东二间：原是叔叔婶婶居室。西一间：父母居室，莫言兄妹四人皆出生于此。

西二间：仓库。放置着过时的破旧农具。屋里面挂着四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一张是莫言童年和表姐的合影，一张是莫言当兵前在乡收棉站工作时参加棉校培训班的学员合影，一张是电影《红高粱》拍摄期间主创人员的合影，还有一张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于2002年与莫言一起回家乡过春节时的合影。游客虽不多，只是屋子窄小，人在里面感觉很拥挤。

出了旧居院门，在门口的书摊上买了一本莫言的书，只是为盖个“莫言旧居留念”的图章。旧村落的街道修整一新，都是碎石铺成，旧居的西南和南面的几家邻居土屋也修葺过，修旧如旧，可能不住了人，只是挂上了不同的门牌，红色记忆印象馆、地方民俗民俗馆、地方美食文化馆等展馆，或许不在旅游旺季，只是“门虽设却常关”。

莫言旧居的东面是原大栏乡小学，整新后，在面西大门口挂着“莫言文学印象馆”招牌，进内参观是要收10元门票的。三进三院，东厢房把前后三进房子相连通，主要展示莫言的手稿复印件和作品出版物，墙壁上挂的是莫言不同时期的生活和活动照片，还有他的书法作品。院子里是些雕塑小景，都跟莫言的生活和作品相关。保留着一间莫言读小学五年级时的教室。我在莫言的座位上坐了好久，想他就是从这张学桌上走出校园的农家少年，走进了乡野务农，走进乡棉花收购站当临时工，走进军营。在一个小学毕业生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努力写出了世界级水准的文学著作。我也是一个小村庄出生的农民，写了三十多年，只算是个业余作家，想想莫言，我才真正知道，若想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追求，是要有文学天赋的。

走出了旧村落就是条水泥大道，大道对面是新庄台，新旧平安庄隔道相望，相辅相成。我们迎着西下夕阳，返回高密城。拜谒了莫言旧居，我该好好审视自己的业余写作了。